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後水滸傳
第二十三回 楊么赦還鄉同形被縛 馬靈愛好漢拚命救人

話說楊么因火工說了這些緣故，一夜不曾合眼。天明吃了飽餐，即出門前走。走了個半晌，果聽見人紛紛傳說劫銀兩的事情，楊么聽不明白，只往前走。到了下午，走入一個熱鬧村市中，要歇腳買碗酒吃。只見一群人圍立在路口一座牌坊下觀看。楊么見了，不知甚緣故，也走來看，遂側身擠入中間，只聽見內中有人念道：河南瑞州管轄，為地方失盜事：照得山東秦樞密，仰危縣尉押解銀兩。路過潑皮墅，突出強人三名，劫去銀兩，殺死馬步軍卒十二名，抬夫五名。今記出首盜一名金頭鳳王摩，並識其貌，已經嚴緝未獲，申文到州。此乃地方重事，為此曉諭城郭、村鎮裡保，務必嚴查。誠恐疏漏，復圖形貌一幅，懸掛市中。凡有過往，不論軍民人等，著該裡驗明形貌。如有涉疑、合式等情，即著糾眾協拿，解送審究，須至示者。

楊么聽完，因暗想道：「只是三個人，卻做這般險事。殺了多人不足為奇，只這銀兩一時如何搬運得去？怎又去得乾淨，絕無形跡？真是神手段的漢子！可惜我那日在夜間，不曾認得他的面貌。即有圖像在此，何不近前去看他一看。」便將鐵棍夾在左肋下，右手將眾人分開。因去得勢重，遂分得眾人站立不穩，踉蹌欲跌。眾人忙回過頭來，正要發作他沒道理，卻將他上下一看，不覺大驚大駭，一齊走散。

楊么見了，暗笑道：「若不用些力，眾人怎肯讓我！」遂走到這幅圖下來。一看了得，拍掌叫奇了半晌，才轉身走開。見對過就是個酒店，不勝歡喜，便急走入，揀幅座頭放了包、棍、向外坐著，叫道：「酒家，快拿熱酒來吃！」叫了幾聲，才走出一個十一、二歲的小孩子答應。楊么見了，問道：「你家大人那裡去了？」這孩子道：「我父親適才在此，卻被人叫了出去。」楊么道：「火工怎麼不來照應？」孩子道：「也出去了。」楊么見沒人料理賣酒，要起身到別家去吃。因想了一想，對孩子說道：「我若走在別家去吃，你父親回來，須埋怨你不曾留客，你去將好酒只顧熱來，案上的肉胡亂剝一碗。我有好銀，絕不虧你。我吃了還要趕路。」這孩子聽了，便先去暖酒，又去剝了一碗肉，並副碗箸送到面前立著。楊么道：「你不消在此，只去熱酒來，不要間斷，吃的我沒興頭。」孩子便自走去。楊么將酒篩入碗內，吃了半晌，看著對過這幅圖形，因暗想道：「這人相貌、膽氣、手段固然好了，只不知他將這銀兩去作何處分？若只取去賭錢撒漫，吃酒食肉，便算不得奇男子，稱不得豪傑了。」想罷，使連篩連吃。這孩子不等叫酒，只一角角的送來。楊么歡喜道：「這孩子果好，小便小，倒知些人意。」便一碗碗的吃。

吃了半晌，忽見一人走入，向著楊么滿臉賠笑道：「在下只因有事出門，不知貴客下顧，失款得罪，不必計較。」遂喝著孩子道：「這孩子恁不曉事！一個貴客到門，櫥內有的好肴菜，怎不搬送，卻只剝這碗沒安排的肉來，可不討打！」楊么忙說道：「這不與他相干，是我叫他剝的。」主人道：「貴客既恁般說，恐怕不怪。你快去暖酒。」自己走入內去，向櫥內揀撮了一盤細蔥燥炒薄片黃牛肉；又走去灶下，悄悄對孩子說了幾句，叫孩子拿酒，自己托肉，送到楊么面前，孩子便自篩酒。

楊么見這主人恁般小心，不勝歡喜，一時開懷放飲，卻忘了趕路。只是吃著，漸有醉意。因又看著對過圖形，暗想道：「我初才看他面貌，眉目、口齒、耳鼻，覺得與我廝像。只他多了這副鬚額雉尾，我便刺了文面。若沒這兩件，可不在此吃酒，被人疑是我仲尼、陽虎一般面龐麼？」因又吃了半晌，不覺失聲：「哎呀！」立起身來，定睛暗想道：「我先前聽見人念著示條，說什麼金頭鳳王摩，莫不就是他叫王摩？我與他雖不識面，卻是慕了要尋他並袁武。他今被人懸掛圖形，我怎不替他作個計較？」忽又轉了一念，坐下道：「敢是同名同姓，面貌偶同，不可造次。」遂又吃酒，因又想到：「我想那夜的好箭，次日這般膽量手段，若沒潑天本事，+日有名，便要犯出。難道又是一個有這般手段？如今叫我去訪那個的是？這也容易，怎這王摩與我相貌十分廝像？實是件奇事。天下怎有這般相同？不要是我方才看得不細。我今何不去再看個明白，好作道理。」遂起身出門，踉蹌大步近前。再定睛細看，不覺向圖上一口啐道：「怎敢將我的面貌，使人作賊懸掛在此！」因又想一想，立著看道：「便不是我，可知當初柴進簪花入內，見了宋江名字，抽刀割取滅其形跡，才是英雄義氣所為。這個王摩便不是金頭鳳，也算得個好漢，怎才做事便被人畫影圖形，這般捉拿，成甚模樣！」說罷，一時怒從心上起，只一手扯來，並那示條一總扯得粉碎。才大笑一聲道：「今日做了快心事，只此去吧！」走入門來要取包、棍，算還酒錢。

只見這孩子笑嘻嘻將熱酒篩入碗內，道：「客官再照顧吃兩角去。」楊么笑道：「做了暢事，便再吃角也不妨。」遂又坐下，連吃幾角，有了八、九分酒。只見主人對孩子說道：「你這孩子全沒著人。這位貴客走了遠路，必有些腳力辛苦，腰脊酸疼。何不敲摩幾下，自然賞賜，明早買個饅饅吃也好。幾曾見往日客人空白了你？」孩子聽了，忙將酒篩了一碗道：「客官，我替你敲個背兒。」楊么笑說道：「這孩子果是乖巧。這件事，我倒也不曾叫人敲背摩腿，做老人的醜態。你既要銀買饅饅吃，不要掃你父子們的興。」那孩子忙走在背後，捏起兩個小拳頭，在楊么脊背上似擂鼓般，只上下敲個不歇。楊么只大碗價吃。這主人乘空向這孩子丟了一個眼色。這孩子忙走在面前來說道：「客官可好？如今摩跌腿兒。」楊么醉眼模糊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好！」這孩子照前篩酒，遂蹲在楊么膝邊。楊么見了，便乘著酒興伸腿右腿。孩子忙用手緊敲慢捶，忽上忽下的敲著。楊么又吃了兩碗，覺得醉了，幸喜心裡明白，因說道：「店家，來，來，來！該你多少酒銀，走來拿去。」遂一手探入腰間取銀。誰知這孩子看著親切，將楊么右腿往上一掀，「豁喇」一聲，仰後跌倒。楊么吃跌，忙探出手，急待掙扎。早被裡面趕出一二十人，同著店家，只緊緊將楊么按在地下。門外又趕進三五十人，將麻繩、鐵索縛手的縛手，捆腳的捆腳，就如捉老虎般，將楊么收縛得似粽子模樣，不放一毫空隙。一時間擠滿了一屋的人，嚷的嚷，罵的罵，喝打的喝打，拳頭腳踢如雨點般打來。楊么被縛，被打，只說道：「吃酒自然還錢，怎麼待蠻乘醉亂打？」說罷，一時間鬧得酒湧，只緊緊護住心胸，隨人打來。

你道為甚這般哄捉？只因楊么先前分開眾人時，這些眾人見他與圖上面貌一般，知是大盜王摩，便要動手來捉。卻見他隨身棍棒，有殺人手段，一時不敢擒捉，即散去商量。有人報說在屈家店內買酒吃，遂商量出這個小鬼跌金剛的法來，埋伏多人，將楊么捆打。捆打了半晌，內中有人說道：「他是劫銀兩大盜，只宜連夜解去州中，脫了我們地方干係。少不得相公動刑，要打招稱夥伴銀兩。若打壞了他，倒是有罪，豈不有功反做無功。」眾人見說得有理，一齊住手。取了一根大粗木槓來，將楊么縮絡好了，兩個便來上肩抬。不期身子重大，將這木槓壓得彎曲，兩人只立不起腰來，只叫槓軟難抬。眾人見豎著這桿大棍，忙取來看，卻是黑漆藤纏一桿大鐵棍，十分沉重。眾人道：「他有這般大力，怪不得來劫銀兩。如今就將這棍來抬他，也是一件兇器。」便將來綁在木槓上，四個人才抬得起來。店家忙提出包裹道：「這是賊贓，不要留在我家惹事。」遂來掛在棍上，便抬出門來。街上人一時篩鑼護送，到州裡去請功。

一路抬出村來，許多男婦俱指著楊么罵：「王摩大盜，王摩賊頭！只說你逃脫難拿，誰知走得不遠。好大膽不怕死的！還敢來看自己形象，又用手扯碎，豈不自來送死？」有的說道：「一個官家銀兩，豈是劫得的？這一解去，便去砍殺。」此時楊么被眾人吵打捆絡，扛抬搖晃，漸有醒意，十分惱怒，卻掙扎不得。忽聽見這些人俱罵他是王摩，抬入州以請功，方自暗暗歡喜道：「我一生喜的是豪傑，如今被他錯認，便受這場冤屈，受人拳棒，卻是無怨。且隨他抬去見官，自有分別。」此時日已漸落，眾人恐路上有失，便各緊走。到了夜間，乘著月色而走，又逢村鎮，討了火把照耀。一起護送的百十多人，俱是魚叉、刀棍，前後照應。扛抬的俱輪流代替，才走上州的大路來。

不期村中捉到了楊么，就有人傳到證果鄉去。秦虞侯自從危縣尉去後，他只在證果鄉左近挨查了多時。又接到秦樞密來文，著近府、州、縣為他緝捕，一時騷擾得各鄉不得安寧。這日忽得這信，不勝快活。又帶了跟隨，上馬趕到村中，知已起解，連夜入州，遂又趕來。才得趕著，便高叫道：「我是山東解銀兩的秦虞侯。難道你們獲了大盜，少不得俱有犒賞。可到近城的所在歇著，等天明入城。」眾人聽了更加興頭，又抬走了多時。

將及到城，因見一個古廟，遂叫開抬入天王殿歇著。秦虞侯忙下馬走入，將火照著，大喝罵道：「好大膽蠢賊！怎敢擅劫銀兩，又殺多人？如今銀兩俱在那裡？快快說出！」楊么便大聲說道：「我是岳陽柳壤村楊么。昔日遞解，今遇赦回南，在村內買酒吃，不期被村人乘醉將我抬來。你失了銀兩，卻與我楊么無乾，怎敢將好人冤屈？快些放我。若到州中，見了相公說明，你們俱是死！」秦虞侯喝道：「你這強賊，怎還圖賴？幸喜劫銀時有人認得面貌，才畫了圖形，到處挨緝。你今與圖上面貌一般兇惡，怎還敢移名托姓，希圖混賴？」眾跟隨道：「前日正是他動手，問他怎麼？」那賣麵食的店家，也來看了半晌，道：「是便是他，卻還有些不是。」秦虞侯道：「那些不是？」店家道：「他前日來吃麵時，一口北音，如今卻是湖廣聲音；他前日臉上沒有金印，如今有了金印。只這兩件有些不是。」秦虞侯喝道：「他一個大盜，今日捉來，要混人耳目，假裝湖廣聲口，正是他的奸處。你前日不曾留心細看他臉上，怎曉得有印沒印？前日被嚇個死，今夜且打他一頓，出些惡氣。天明入城，等州裡相公處置。」說罷，提起刀背打來。

楊么正要喝罵，忽見屋簷上直躡下一個大漢來，叫道：「灑家來救哥哥！」掄動兩板刀，直搶進來，望眾人就地亂砍。眾人躲閃不迭。秦虞侯並跟隨軍漢突見這人來劫奪王摩，忙起槍、棍打搠。早被他身躡刀舞，排地價亂刺，抵擋不住，俱往後逃躲。這大漢見殺得靜悄，忙來割斷繩索。楊么得救，忙掣了鐵棍，取了包裹，掄動鐵棍，一時廟中屍橫重疊。那大漢大叫：「哥哥跟灑家來！」舞著板刀砍殺出門，往前直躡。楊么緊緊跟來。

大漢在前，只招呼：「來，來，來！」霎時兩人奔走了二十餘里。那大漢見後面沒人來趕，才立住腳道：「哥哥恁好奢遮！奪了銀兩，便是遠飛，誰耐戀著。被這夥撮鳥賊牛欺負，叫兄弟氣得呆鳥蟲脹！」楊么聽了，滿心快活，知他錯認王摩。因說道：「我楊么一生喜結豪傑。若遇英雄遭屈，豪傑被冤，甘心為他護庇。因今日看形扯毀，不欲使豪傑被人懸掛，以致醉後受辱，實是無怨。難得好漢仗義來救王摩，倒救了楊么，是楊么一個知己弟兄。想好漢必是王摩知己弟兄。我今正要問這王摩可便是關中金頭鳳，並請問好漢是何名姓？」那大漢聽了，直躡跳起來，大驚大快道：「恁說便是小陽春道長哥哥了。正沒處找尋，來救王摩撞著，可不喜壞了刮地雷黑瘋子馬震！」說罷納頭拜倒。楊么連忙答拜起來。馬震道：「恁王摩也沒識面。」遂將射箭要識王摩，又聽見劫銀、畫形、緝獲，細細說出，道：「兄弟為他擔著老大疙瘩，只白日滿村閒撞，多時沒處出力。只今驀聽村牛欺侮，騰地趕到。見這伙呆鳥躲入廟裡，便要砍入。恐他做了準備，逕到廟後，托地跳屋躡落，將這呆鳥嚇破了膽，剝幾十個肉泥。要救哥哥心急，被那呆鳥官縮入後去，直引到這個僻路上來。敢是哥哥脫逃，同王摩來奪這銀兩麼？」楊么聽了這些緣故，不勝驚喜，遂將自己保護村中、打賀太尉、受屈遞解，細細說了一番，道：「那夜在人叢奪路救出三人，不期就是王摩。他今想已去遠，不知日後能見識一面？兄弟你在那裡曉得我來？」

馬震道：「兄弟沒勾當養活老娘，只去楚、江二州挑販私鹽。被焦山上一班好漢來勸入夥，同他們做事，只回不去。他們有個邵元，說同哥哥犯罪，在那裡好不想念哥哥。哥哥大名，是他說出。」楊么聽了大喜，道：「我正記念，誰知在那裡安身。」馬震道：「邵元說了兩句口號，哥哥若不說，兄弟怎知王摩便是關中金頭鳳。只今哥哥走楚州長江去，便得會邵元。」楊么道：「我離家日久，爹娘懸念，恐有耽延；況且帶有書信，不曾著落。幸喜今夜不致遺失包裹。」因將孫本、殷尚赤事情說出，道：「我今要到汴京投遞，討個孫本實信去。」馬震道：「恁地黑夜，引哥哥上路。」遂引楊么急走。

走了多時，馬震立住道：「只這去便是開封大路。」楊么便與馬震相別急走，忽趕轉來，叫住道：「我與王摩並無干涉，被人錯疑。兄弟救我，殺了多人，倘漏風覺察，干係不小。兄弟既與焦山好漢相識，莫若趁此投奔，才得避身。」又將自己心事說出：「你與我傳言邵元並山上頭領，我楊么此去，若有機緣，來看他弟兄。」馬震道：「兄弟得見哥哥，實是捨不得丟撇。〔奈〕老娘在家掛肚。黑地誰知？便是漏風，村牛怕瘋子板刀厲害。哥哥只放心前去。」楊么見他孝心，遂叮囑分手，各自走散。這是天王殿馬震劫救楊么。

這秦虞侯正審問要打，忽被大漢跳下殺傷多人，急躲入後逃奔。直到天明走出，見劫去王摩，又殺死多人，只得入城稟知相公，又是一番緝獲。一日捕役緝著一匹黑驃，是王摩騎的，一時審得不明不白。

且說這袁武用了奇門遁甲，自己立在壇內隱住了身了，人俱看不見，只曉得是三人來劫。果不出袁武所料，只在近處訪緝。他四人連夜奔上了白雲山，便將帶來銀兩暗暗招聚，蓋造寨柵。遇了多日，袁武打發鄭天佑帶了五十餘人，俱扮農民，推著十輛小車，每車上俱堆大袋，去取埋藏銀兩，臨行授計。鄭天佑領計，同眾下山，分著前後而走。將近潑皮塹來，暗伏僻處。鄭天佑扮作客商，帶了五、六個人挑了大袋，到村中買販米粟。不時買完，挑到原處。守到夜深，遂一齊將小車推入潑皮塹內，將埋藏的金銀掘起，裝入袋中。面上純是粟米，俱撒漏著，連夜推走。有人見了，只認是推入城市去賣，絕不疑心。到頓歇處，鄭天佑卻是留心打聽，一時聽了許多消息，上山來報知。只因這一報，有分教：

落魄英雄重起色，垂危杰士救星來。